他者的洞见与局限

——读聂友军《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

■张桂荣

聂友军的《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一书以1872年至1922年在日本出版发行的英文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为主线，细密地梳理了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发掘“异域他者”观照下的日本论说的洞见，同时客观审视并分析其局限，旨在厘清学科化的“日本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阐明其主要内容，并提炼其典型特征。捧读之后，感触良多。

著者指出，相对于日本的中国研究而言，最近一百余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明显处于“不对称劣势”。要有效地弥补这一缺陷，需要解决以往日本研究中存在的世界性大视野缺失的问题，适时引入欧美日本学成为必要。中国对于欧美日本学的考察几近空白，对于加强欧美日本学研究的意义，应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今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建立世界性的日本观也有其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选题富有创新价值和开拓性的意义。

该书的标题“异域他者：日本学的洞见与局限”要言不烦地标举了它的研讨范围与关注兴趣：既溯及欧美日本学的源流，又研判其视野与方法。聂友军明确指出，引入欧美日本学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的自我矮化心态，而应坚持借鉴与反拨同行，探寻“媚外”与“排外”之外的另一条路径。

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有三个层面的努力尝试：一是追求在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理解日本；二是搭建一个平台以更加全面地认识欧美世界；三是提供一个有效镜鉴以利于中国反观自身。可以说，对于一批一百到一百五十年前的文献资料，如此剔抉爬梳，已经不单单是物尽其用，甚至可以说就材料的效用而言，该研究简直用到极致了。

该书采用“比较文学发生学”的观念与方法，从较为丰厚的英文和日文材料出发，以原典文本为基础，在样态呈现的基础上，倚重原典实证，取统观圆览的视角，宏观描述与专题分析相结合，纵向深入与横向铺展相结合，文本分析与理论评议相结合，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汇通近代欧美日本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立论公允持平，内在逻辑清晰合理。

在结构方面，本书分三卷计八章展开论述：卷一为日本学概观。着意彰显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研究日本的学术性诉求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卷二为日本学之冠冕。采用研读代表性学者的经典著作的方式，呈现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卷三为日本学之习俗考。突出日本习俗的独特性，彰显习俗对社会观念的反映与折射。著者把研究日本习俗的主体者——旅日欧美学者也同时予以客体化，以其基督教的文化底色映衬日本习俗与社会观念的独特之处，可谓匠心独运。

《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以1872–1922年〈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为主线》
聂友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三编八章融成一个有机整体，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文化观”这一理论本体的基本内涵、价值特征及其发生轨迹进行了相对全面的阐释，并着力挖掘异质文化之间由矛盾、碰撞走向融合、变异的历史与文化原因，对于若干层面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深度的理性审思，进而全面系统地赋予整体性的架构探讨。著者对于复杂的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疏通以及学理上的把握，在在显示出相当的学术水准。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该书没有固守人文学已然碎片化的学科限制，而是勇于突破空间局限与时段藩篱，客观准确地判断研究对象的价值意义。聂友军依据研究主体的差异，研究理念与范式的转变，以及关注重心的扩大与转移，将欧美世界关注、论述与研究日本的发展变迁历程划分为“日本散论”、“日本学”与当代“日本研究”三个阶段。以我有限的阅读，无论在中文学界、日本学界还是英语学界，这是第一次做出类似划分。

著者一方面把握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文化观的多元文化语境特征，借助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解读原典文献；另一方面联系早期传教士对日本的观感与评述，以及二战以来欧美世界的日本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辨明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与独特价值。

该书还注意实证研究、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三种范式之间的协调与对话。如第三编分析解读日本的婚嫁产育、丧葬祭祀、收养养子等习俗，结合世界范围内延续至今的对上述习俗的相关研究与代表性文献，对日本的女性观、伦理观和生死观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论述，使相关研究真正具有了比较文学乃至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

余论部分尤其值得称道。在“文学比较与跨文化传通”部分，由文学比较的开展进而上升到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日本文化再思考”部分意在揭示日本面对外来文化影响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主选择的余裕，以及由此造成的日本文化多元混成与变动不居的特征。

其中关于日本神道的分析尤其见地独到。从神道作为日本民间底层的信仰依托功能出发，到知识阶层借以展开思辨的哲学基础，再到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用作政治架构的核心，以尺幅万里的浓缩，几乎穷尽了日本神道发展变迁过程的多面性特征的全部，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日本文化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借助模糊表述，以方便作出变动不居的策略性解读的特征。

贯穿《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全书的主线，是解读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研究日本时的关注重心、学术理念和治学路径。作者针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围绕日本文化“说了什么”、“说得如何”、“为何这样说”三个层面，做出了详尽的论述与评判，不仅适时提出了存在与表现的问题，而且还着力从方法论层面加以提炼、概括与评判，进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探寻可能的跨文化理解与沟通之道。这是一部深入思考后撰成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引发读者思考的著作。

让我们选择柔软地活着

■走 走

“那天是圣诞节，他们被邀参加上东城的晚宴……沿着第五大道，从下城的商业中心经过曼哈顿中城炫目奢华的大牌旗舰店，便到了陡然宁静的上城……是纽约最昂贵的住宅区。”

画面只是背景，人才是主角。在这种线性的阶层上升的过程中，里约和她朋友们的人生故事，几乎尽收其中。

“两年前，她的婚姻结束了，去年，她的好友天兰去世，死在修复心脏瓣膜缺损的手术台上。虽然，这原本就是一台高风险的手术，但天兰却是在全身麻醉的瞬间离世。”里约重返纽约，就是受好友嘱托，照顾她初恋的男子。

我想主人公里约也许并没意识到，正因为从小患病的好友天兰对身边的一切都寄托了无比深沉的爱，有一种来自本能的惜人惜物，这种价值观给里约的生命铺上了坚韧、善良的底色，构成里约灵魂中最坚实的部分，也构成这部小说最丰富的部分，让她足以抵御孤身在纽约、荷尔蒙涌动之后热潮退去的一切寒凉，一切波动；让她可以在选择做生活上的替身，替死去的女友好好活下去之前，自己恣肆自私地放纵一次。

唐颖以写上海、写上海的女性细腻准确而著名，《上东城晚宴》这部新作更是书写了年轻女性“完整的欲望”。（要是就女性、女性欲望以及其中蕴含的女性观来做文章，简直可以写篇论文。）所谓完整，是指既写出了隐秘的婚外情愫，不可言说的征服、占有、顺从、反抗，以及难以优雅从容书写的生理的欲望；更进一步写出了与欲望纠战的理智的坚韧、乐观、愤怒。既写出了从和丈夫之间早就没有性爱，到感受到高潮，最终重新生发了孕育能力，又同时对照着写出艺术家生命活力与创造力相对应的激情勃发。唐颖在作品中不但表现出对女性和女性欲望的由衷赞美，还在隐喻的意义上建立了一种平衡，即将里约所代表的激情与于连所代表的创造力完美结合。节奏的变换从急切到舒缓到沉郁到密集的雨点般的击打再到死一般的潜意识等待敲门声响起的沉寂。不只是知道荷尔蒙在歌唱，更知道荷尔蒙为何在歌唱。

整本书充满强和弱的冲突、富有与贫穷的对立。上东城与法拉盛，一百美金吃大半个月超市食品的穷艺术家与每月几万美金日常开销的成功艺术家，看似能征服一切女人的魅力男性与不知心之归路的迷茫女性，关在牢笼一般的出租屋与富丽可爱的高档咖啡馆……这些都是不平等的对不对？不平等当然永远存在，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中劈开深沟，让一些人不被当作完整的人来对待，处于被忽略的位置。可是对纽约城的感受，对大风、白雪与阳光的描写，对每个人欲望的尊重，对咖啡豆的香气甜度恰好的蛋糕的体会，却是平等的组成部分。

“街上没有人，雪把布鲁克林工厂区所有裸露的铁框都覆盖了，那些撑住旧厂房窗户的铁框已经生锈，雪给肮脏的铁锈铺上深厚的洁白，把所有锐线尖角都抚摸得圆润了，除了寒冷本身。白雪使布鲁克林这一街区失去它颓败却又狂放的风格，它突然变成某一个安宁的无名小镇，里约挽着于连的胳臂半走半滑在无人街上，她瞬间性的狂想是，在这座无名镇子，和身边这个人隐姓埋名度过余生。”

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做到这样的平等，才会让我们欲望春生，无论怎样的年纪，里约的情感起伏，依旧能在我们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对于饱受欲望折磨的里约来说，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听从内心声音的呼唤，恢复自然完整的人性，由此，她也才可能重新从街景等等外在环境中获得独立的力量。

这当然是一部诗意抒写欲望的小说，但我觉得这部小说同样可以被视为成长小说，这次成年之后的成长不是自发完成的，需要滋养。其实，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确立的，需要材料、样板。前夫的宽和，好友嘱托照顾的高远的安静退守，一起长大的异性好友阿力的热情照顾，乃至天赋与勤奋兼备、野心勃勃的于连所给她的强悍生命力的热度……所有这些坚实的、朴素的、挣扎的、与命运与边缘与纽约争斗的人，是里约成长的养料。也因此，六年之后，这个离开了故土，谋生手段、进取之心、生活伴侣和生存目标都不再相同的上海女子里约，不管她戴着的是怎样的面具，卖着怎样的甜品，在看店照顾孩子闲暇翻开英语诗集阅读时的，依旧是一张纯真青春的脸。

“你尽可以无情冷漠，但我选择柔软地活着。我相信，你会看见我。”

唐 颖

《上东城晚宴》
唐 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